

防盗门上的窥视镜,无疑开启了一个偷窥的时代。这就是现代城市人的尴尬,在防贼的同时却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窥视镜下。温暖被铁窗隔断,眼在铁窗中惊慌。

铁窗外的城市

蒋子龙

没有门窗的房屋是坟墓。城市里的建筑都必须有门窗。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城市的门窗成了城市的弱点、漏洞和威胁,让城里人提心吊胆,白天不敢大意,夜晚睡不安稳。

自有城市的那一天就有小偷,为什么于今为烈?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,偷儿们的伎俩也现代起来,他们通过门窗潜入他人的房屋就如同走平地,像进他们自己的家一样自如。出入的便当使他们贼胆包天,甚至谋财害命。万般无奈,自由的城市人从监狱得到启发,用钢铁将家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——钢板做成防盗门,铁棍做成铁窗。

“铁窗”——泛指监狱。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监狱,除去没有自由。如果把自己的家装备得在外人看来像监狱,偷儿们也就不敢轻易光顾,即使他们有那种贼胆,也未必有冲破钢铁防护的贼招儿。这下,城里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每个住宅小区

几乎都有自己的院墙,门口有栏杆、警卫,对出入人等进行盘查。人们进入每一栋楼房,必须先要打开通向楼道口的第一道大铁门,楼门洞有多宽多高,铁门就要有多宽多大,壁垒森严,厚重安全。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紧锁着,而且是现代牢靠的电子密码锁,开启的方法各式各样,有的用遥控器,

有的用大钥匙,有的须站在大铁门外面对着扬声器第二道小一点的铁门,进入的程序和进入第一道大铁门差不多,所以现代城里人的房屋就如同走平地,像进他们自己的家一样自如。出入的便当使他们贼胆包天,甚至谋财害命。万般无奈,自由的城市人从监狱得到启发,用钢铁将家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——钢板做成防盗门,铁棍做成铁窗。

“铁窗”——泛指监狱。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监狱,除去没有自由。如果把自己的家装备得在外人看来像监狱,偷儿们也就不敢轻易光顾,即使他们有那种贼胆,也未必有冲破钢铁防护的贼招儿。这下,城里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每个住宅小区

几乎都有自己的院墙,门口有栏杆、警卫,对出入人等进行盘查。人们进入每一栋楼房,必须先要打开通向楼道口的第一道大铁门,楼门洞有多宽多高,铁门就要有多宽多大,壁垒森严,厚重安全。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紧锁着,而且是现代牢靠的电子密码锁,开启的方法各式各样,有的用遥控器,

有的用大钥匙,有的须站在大铁门外面对着扬声器第二道小一点的铁门,进入的程序和进入第一道大铁门差不多,所以现代城里人的房屋就如同走平地,像进他们自己的家一样自如。出入的便当使他们贼胆包天,甚至谋财害命。万般无奈,自由的城市人从监狱得到启发,用钢铁将家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——钢板做成防盗门,铁棍做成铁窗。

置于偷偷摸摸的境地。正是这防盗门上的窥视镜,无疑开启了一个偷窥的时代。被关在铁窗里面的城市人,想借助望远镜延伸自己的眼睛,更多地获得看的自由,看到铁窗外更多的景观,尤其是别的楼里的铁窗后面的情景。这就是现代城市人的尴尬,在防贼的同时却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窥视镜下。温暖被铁窗隔断,眼在铁窗中惊慌。城里人就是依赖这种被关在铁窗内不自在和不自在,获得了一种被囚禁起来的安全感。或者说人身和财产相对安全了一些,但心理上却不那么安全了,所以现代人的精神疾苦格外多,抑郁症、变态狂……各种稀奇古怪的病症令人匪夷所思。

看上去非常牢固的铁窗,反而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脆弱。于是他们就越发离不开铁窗,依赖丧失去自由的铁窗,来获得一种虚

的安全保证,甚至借铁窗来炫耀自己的财富,将其视为财势的象征。现在的城市建筑里都是一道道铁门外加一扇扇铁窗,如果说进楼的第一道大铁门是防外面的强盗,那么楼内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就是防楼内的坏人?楼内住的都是邻居,难道要以邻为盗,各自为战?

富裕起来的现代人,成天防备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,心里又怎会不紧张,不孤独?人人心里像有一座监狱,人人心里像有一座监狱,但是,监狱被从外面攻破的时候不多,倒是监狱里边闹事的不少。祸起萧墙,监守自盗,家庭解体,争抢财产……可惜,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现代人却还没有发明一种能够“防心”的铁门和铁窗——借以防住贼心、花心、妒忌之心、狡诈之心、怨恨之心、歹毒之心……

摘自《人民论坛》

啊。”年轻人激动地说。

富翁顿了顿,缓缓地说道:“后来,我岳父去世,给我留下数以亿计的遗产。”“您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?”年轻人困惑地望着富翁。“什么也说明不了。”富翁拍拍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,说,“年轻人哪,记住,成功的因由和失败的因由一样,多得无法想象。”

摘自《深圳青年》

犹太人”“一个渴望赎回自己的人”。然而,多拉的父亲却本着自己的反感和正统犹太教的精神,拒绝了卡夫卡的求婚。

病痛中的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亲的回信,只是苦笑,一言不发。夏日的第一朵玫瑰尚未来得及开放,便在这突然而至的凄风苦雨的摧残下过早地凋零。

卡夫卡明白,自己一生都无法享受具有赎回意义的婚礼了。自己终将成为一个毕生的单身汉凄凉地死去。那个夜晚,支撑着无比痛苦的身心看完《饥饿的艺术家》的清样后,卡夫卡,这个一生活格怪异,从不将喜怒哀乐写在脸上的男人,终于忍不住,长时间的泪如雨下。

与卡夫卡同样遭受打击的,还有多拉,她无比激动地渴望着与爱人步入婚姻殿堂,然而等待她的不是婚礼,而是卡夫卡的葬礼。

因为不被承认的婚姻,多拉甚至无权参加爱人的葬礼。然而,她还是来了,她固执而决绝地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,在一片责难与嘲讽的目光里,哭得死去活来。

整个葬礼上,多拉那唯一的号哭声极具戏剧性地昭示着卡夫卡的一生:这个世界,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的温暖过他。

在多拉撕心裂肺的哭声里,曾经的一切苦难与伤害都随风飘逝,只有那一段春花般瑰丽的爱情,在尘世间永远不曾凋零。

摘自《意林原创版》

了。”

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德兰修女。在颁奖仪式上,德兰修女说:“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,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,那个人或这个人。总是具体的人,而不是抽象的人类。只有爱具体的人,才能真爱人类。”

摘自《当代青年》

爱具体的人

没有回答官员,而是惊奇地问道:“数以百万?你怎么数出一百万的?”官员不耐烦地回答道:“这不是我的重点,我的意思是无论你怎么努力,你都是数不完的,穷人太多了,你明白吗?”德兰修女笑了笑,还是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 zzhwb1616@sina.com

死神面前的爱情舞蹈

那样的相遇,注定是一场于死神面前的爱情舞蹈。遇到那个男人时,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。病痛的折磨,使这个39岁、正值壮年、身高1.82米的大男人只剩下不足55公斤。他天天咯血,并且对未来绝望,拒绝治疗。

然而,她依旧爱了。许多时候,爱上一个人,就必须承受他命运的碎片。虽然她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可以握在手里的温暖,然而,残酷的现实却让她们的苦难终是无法触底。她赌上了一生最真的痴心,换来的却是一段真挚、狂热却极为短暂的幸福时光。

十一个月,是那场爱情的所有时间,是那个男人留在世上的最后光阴。

她叫多拉·迪阿曼特,是个犹太姑娘,有着一双纤细的手,一头乌黑的长发,一颗善良的心。她勇敢坚毅,心思细密,温柔而又多情。

年轻的多拉原本出生在一个富足、极富名望的犹太家庭里。如果不是个性使然,她像她的姐妹们一样,由父母包办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,然后,在锅碗瓢盆的平淡中,日复一日地翻版昨天的一切。然而倔强的多拉不喜欢父母保守、教条的生活方式,她不想在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身边度过自己的一生,不想将自己一生的幸福拱手交给父母去安排。她依然离家出

走,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与生活。离家出走的她最初在柏林的一个犹太孤儿院当裁缝,后来到一个海边的度假村里做厨房里的帮佣。许多时候,命运总是喜欢随心所欲地伸出手来,将悲剧的种子埋下,然后,悄悄地閃在一边,一脸讪笑地等待其开花结果。

19岁的多拉,遇到了她的爱情——弗茨茨·卡夫卡。一个被誉为20世纪的天才文学大师的犹太裔捷克人。那样的一场相遇,想来有着几分戏剧的味道。那一年,卡夫卡和他的妹妹以及妹妹的两个孩子到波罗的海度假,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们发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犹太度假村。一天,卡夫卡路过度假村的厨房,看到一位姑娘正在杀鱼,卡夫卡不由得感叹道:“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啊,可干的活又是多么的残忍啊!”那个杀鱼的姑娘便是多拉。卡夫卡的话让多拉羞愧难当,她当即向度假村的负责人要求换个活干。

就这样,他们相识了。那个男人深邃的思想、幽默的谈吐以及隐藏在那些表象背后的令人心碎的忧虑与绝望,深深地触动了多拉,同时多拉身上那种坚毅与执着以及青春的勃勃生机,也深深地感染了卡夫卡。他们相爱了,多拉的出现唤起了卡夫卡被压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,爱情的力量

使这个已经对自己的生命自暴自弃的男人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欲望。他开始像个孩子般俯首帖耳地听从多拉的话,认真地接受医生的治疗。后来,他们在柏林租了房子,开始同居。在多拉的身边,卡夫卡的每一天都沉浸在无限美好的遐想中。与多拉一起生活的日子里,卡夫卡得到了他从未拥有的温暖与爱。多拉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读《叶塞尼亚》,阳光下,这两个“文学的寄生儿”,在广袤的犹太文明的草原上,尽情地享受着爱情与文学的激情相互撞击所带来的飞扬际的快乐。

在布拉格人的头脑中,“卡夫卡”这三个字,是“瞬间密集的生活”的意思。或许,冥冥中也昭示着,他们的爱情,不过是生命中一段轮转着不期而遇的幸福瞬间,然后,在某一时刻,这一幸福戛然而止,用“卡夫卡”的方式留给生命一幅冗长的寂寞画卷。

1924年春天,一个熏风草暖的日子里,医生告诉卡夫卡,他的病有了缓解的趋势,卡夫卡高兴地哭了,他紧紧地拥抱了多拉,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康复,渴望着活下去。

卡夫卡向多拉求婚,征得多拉的同意后,卡夫卡给她写了一封信,说他答应把女儿嫁给自己。在信里,卡夫卡称自己为一个回头浪子”“一个悔过的

了。”

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德兰修女。在颁奖仪式上,德兰修女说:“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,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,那个人或这个人。总是具体的人,而不是抽象的人类。只有爱具体的人,才能真爱人类。”

了。”

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德兰修女。在颁奖仪式上,德兰修女说:“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,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,那个人或这个人。总是具体的人,而不是抽象的人类。只有爱具体的人,才能真爱人类。”

摘自《当代青年》

英国伦敦的一家私立中学里,有一尊雕像。这尊雕像颠覆了人们的传统审美视觉和思维习惯,以独特的造型吸引着广大观众。

由于对教学课题的研究,我走访过几十家学校,它们的雕像或飞扬,或跨越,多象征着探索和进取。而伦敦这家私立中学的雕像,却是一尊倾

海瑞恩困局

44岁的段建生脸上掠过一丝苦笑。他刚从报上读到消息:“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到610万,加上2007年~2008年约有250万人没找到工作,估计2009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为860万人。”但作为急需人才的德国海瑞恩精密技术公司总经理,他还是招不到合适的大学毕业生。从2004年开始,他们公司就在中国招兵买马。那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是239.1万,但公司只在上海和北京招了7名大学培养的大学生。公司把他们送到公司总部——巴登符腾堡南部的小镇进行第二轮面试,在两周内彼此沟通,最后与6个人签约,如今坚持下来的则只有3人。这样的尴尬海瑞恩每年都会遇到,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应届毕业生,另一方面却是找不到、留不住人才。“2006年我们招了两名清华学生,当他们得知将在江苏太仓工作,就放弃了。”段建生无奈地说。其实江苏太仓离上海只有几十公里,但许多毕业生只愿意在特大城市工作。海瑞恩的条件很诱人。这家专业生产汽车发动机精密配件的德国公司,经过40多年努力,已成为德国博世集团、宝马和奔驰汽车的供应商。2008年,拥有1400多名员工的海瑞恩创造了1.55亿欧元的产值。

“说实话,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都集中在上海,我们不得不把他们送到德国总部培训几年。”段建生说。招来的新员工在德国总部受训期间,海瑞恩包吃住,每月提供800欧元工资,除了德国法定假期外,每年还有10天带薪假期。公司还会

从毕业到就业

4月2日,由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和芝罘研究院主办的“从毕业到就业”学术研讨会上,段建生再次表达了招不到合适员工员的尴尬。上海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徐忠也表达了类似观点:不少企业其实招不到人,而上海的大学生就业很多连北京、广州都不愿去,只想在这里谋求发展。每年三四月份,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约高峰期。但

换一种坐标生活

于丹

的,你只能以一种谦卑之心等着它们,静静地侧道而过。

在北京堵车的时候,二环路、三环路,跟停车场似的,有人一按喇叭,骂骂咧咧的,还站起来指着前面骂。那个时候我们的车就只能停下来了,等到它们晃悠悠地离开了,我们的车再过去。

我觉得,在一些改变了坐标的地方,我们的判

断方式是会变的。有一次在云南丽江,那天晚上我们在四方街上逛小店,之后着急去看音乐会。当时陪我的是丽江电视台的台长,这个小伙子习惯于走着市的紧张节奏,我们三个走着,忽然前面有三个胖胖的纳西族老太太,把路堵死了,她们胖胖,走得特慢,她们三个人晃过来、晃过去,我们怎么借道都过不去。小伙子就过去和她们用纳西语打了几句招呼,意思还是借个道,我记得很清楚,一个胖胖的老太太笑笑回过头来,说了一声笑,然后小伙子说“啊”了一声,站在那儿,老太太就接着走了。

他说你知道她跟我说

那个无名的男子

玉良。

冷冰冰的小屋里,重新燃起了熊炉火。潘玉良的饭桌上又有了面包、黄油和咖啡。因为为他,她有了新画室,她又开始到凯旋门下塞纳河畔写生,举办了数次画展。正是靠着他的血汗钱,她的艺术之路得以延伸。

然而,这样的患难之交,在潘玉良心里其实是算不得爱情的。她念念不忘的,始终是生活在对岸的潘赞化。最偏己的偏见不到,因为战争失去联络,一番辗转,便错过了20年的光明。直到1964年,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,潘玉良才得以与国内的亲人联系,潘赞化早已离世。

悲伤之余,潘玉良重新审视那个默默陪伴了自己20年的男子。蓦然回首,她发现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包含了他的汗水,每一枚奖章都浸染了他的心血,那些相拥相守的岁月啊,分明潜藏着深深的爱。她终于决定,把自己的身心都交付于他,牵着他的手走完人生的风烛残年。他们满不

了。”

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德兰修女。在颁奖仪式上,德兰修女说:“当我们与世界相遇时,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个人,那个人或这个人。总是具体的人,而不是抽象的人类。只有爱具体的人,才能真爱人类。”

摘自《当代青年》

谁推倒了你

刘东伟

倒的巨人。雕像的基座是大理石的,通体青黑色,高有五六米,上面的巨人一只脚连着基座,另一只脚踏空,身体朝前下方倾着,与地面呈四十五度角。

回到国内,我在学校

举办的教研会上,进行了演说,当然,最后我也将伦敦私立中学那尊雕像说了出来。听后,校长大为动容,说,这才是最有价值的经验。

校长说,雕像虽然是跌倒的,但是,它的警示

作用是巨大的,人生的路上,谁都有可能跌倒,只有知道是怎么倒下的,才能避免再次跌倒。

那么,是谁推倒了你?如果你只顾昂头走路,肯定找不到答案。

摘自《天津日报》

就业难是个伪命题

截至今年3月,调查发现,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的签约率仅三成,七成因为对岗位、薪酬不满意而未签约,甚至还有方向。如果把大学生就业难的矛头指向“招”,未免有失公允。“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只是一个人才相对过剩现象,并非高级人才需求已饱和。”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表示,中国目前的大学生数目与美国相当,相对中国五倍于美国的人口基数,当前2700万的中国大学生数目并不算多。但是,如今应届大学生的低就业率是不争的事实,校内就业指导不当也许是一个原因。上海市教委学生处处长汪敏表示,虽然98%的上海高校配备职业指导,88%的学校从大一就开始给学生提供相关咨询,但师资力量是一大问题,有过企业工作的老师少得可怜,很多老师一毕业就留校,而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很少回到高校任教。

学术界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提出了七条对策:第一条是“新知青政策”:让10%的毕业生到西部工作。政府也在多渠道地拓宽大学生就业的途径,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工作的毕业生,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,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;鼓励大学生担任村官。

第二条是“薪顶替法”:父母退休后,由其子女办理手续,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,顶替空出来的名额,但不一定要继续做父母原来的工作。问题是,这种方法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因为不公开的招

聘人才而缺乏竞争力,而且可能会滋养一些垄断性企业的“世袭罔替”。

第三种方案是“学后”:本科延长一年毕业,让大学生在“大五”时在校参加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。

第四招是动员大学毕业生的中小企业或NGO(非政府组织)就业。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,东南沿海中小企业大量倒闭,就业吸纳能力有所降低。即使是仍在正常经营的中小企业,也由于预期不好,缩减了招聘新人的计划。

再花1~3年给大学生进行培训,是缓解矛盾的第五条对策。1~3年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就不用了,他们何必当初不直接去念高职,而是先到大学念4年本科呢?

第六条是鼓励创业。如今应届毕业生创业门槛高,缺乏社会和心理资本。很多大学生是无法就业才创业,而创业的要求往往比普通就业要高得多。

最后一条是非正式就业,也就是所谓的“灵活性就业”。对于所谓的在今年6月仍然没有签约的往届毕业生,可以去社区服务或参加各种培训。

这七条建议都有不足之处。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军建议中国的高校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,因为那里的校长关注产业发展,这几年新开了飞行员、导航员和轨道交通等相关专业,毕业生就业率是上海高校中最高的。可见,大学生就业的确很难,但并不是个无解的问题。

摘自《新民周刊》

名流故事

于丹

什么吗?她说,小伙子,咱们所有人从生下来就住同一个地方,早去也是去,晚去也是去,既然都是去,干吗不慢慢走。

今天我们都在说文化,像北京这种首都,包括我们的广州、上海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达到国内顶尖的大都市,但我们的文化给我们唯一的坐标是狭隘的、社会的。其实你以这种本初、原始的文化想的时候,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好像都习惯于在使用价值上被判定。但是换一种坐标呢?就不一样了。

所以我觉得,无论向牛羊学习还是像仙女一样静默地给自己一小时,其实都是在转换生命坐标里面给自己一种生命保鲜的理由。

摘自《时文博览》

自己和潘赞化照片的鸡心项链,风尘仆仆地回国。他将部分遗物交给了潘家后人,其余的捐赠给祖国。她殉国中华,奉献国人的夙愿,得以实现。

做完这一切,他自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,身体忽然就垮下来,一经检查,居然是癌症晚期。那么多年,他居然对自己的病痛一无所知。或许,是他不敢生病,就连身体都帮他撒了谎,因为他若是先倒了,谁来照顾那个只会画画不会生活的女人?他若是倒了,谁来帮她完成一生的夙愿?

他去世后,家人将他与潘玉良合葬,但是,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。

在潘玉良的一生中,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享誉中外的画家,知道有个将她从青楼里拯救出来,让她脱胎换骨的潘赞化,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陪她度过风烛残年的男人。他叫王守义。

他的名字,连同他的爱,在潘玉良的传记里向来都被一笔带过。但是,那又有什么关系呢,他爱她,从来就没有求过回报。

摘自《女士》